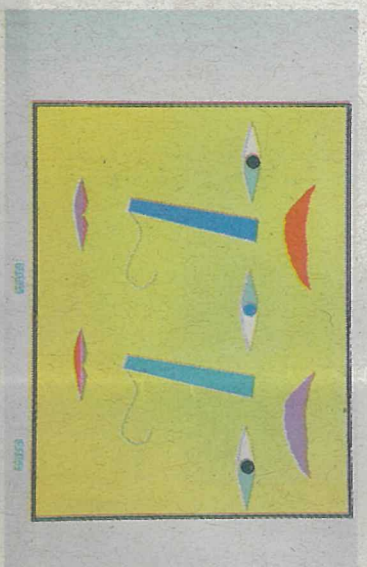


Never End (1995)

陳餘生在港大學習藝術時，深受建築師何弢影響。何弢的教學方法借鑑包浩斯 (Bauhaus) 的造型及色彩理論，注重線條運用，以及色彩的互動。

(黃志東攝)



《雙重焦點》(2009)

這是陳餘生用小畫家創作的「立體畫」，基於立體鏡原則。立體鏡是19世紀的一種觀察工具，由兩個透鏡組成，通常向觀者展示兩張呈現同一物體的照片，但角度稍微不同，以此模擬人類視覺中左右眼的視點差異。

(黃志東攝)



《烤過了頭》(1999)

陳餘生一直認為銀灰色是迷人的色澤，可表達高貴的柔和、莊重的嚴肅。他在1999年創作了一系列黑白繪畫，探索在沒有色彩參與之下，各種造型和反調的表現力。

(黃志東攝)

逝世後「never end」 陳餘生抽象寄意 風格變變變

文——王梓萌

「一條走廊，一條走過的漫長走廊，一步踏一步地走來……一頁沒有日期的日記，說妳明天會再來。」走過金鐘鋼筋水泥的森林，一步踏一步地，走上半山麥禮賢夫人藝術館，映入眼簾是一片橙紅。那是陳餘生1995年作品 Never End，斑駁的橙紅背景上，紅黃藍綠黑白，各種顏色穿插，或呈線條、或作色塊，組成圖案宛若一隻腿向前奔跑，旁邊寫着展覽名——「明天會再來」。

這是陳餘生2020年逝世後首個回顧展覽，以其2015年出版詩集《窗前集》中的詩名〈明天會再來〉作展覽名，英文名則與畫作 Never End 同名。展覽展示陳餘生自1960年代學畫開始的逾百幅作品，輔以他晚年創作的詩詞，以及在生時與親友、學生相處的錄影，望跨越時代與媒介，讓觀眾與畫對話，展開無盡的想像，展開對生命的思索。

作畫反戰 嬉多士喻頭顱

策展人黃熙婷表示，展覽以畫作 Never End 作為主視覺 (key visual)，是因為畫中匯聚了陳餘生畫作的經典元素，「他喜歡鮮艷顏色的對比和運用，對於顏色層次十分講究，時常運用層次製造不同的空間」。她補充，除了顏色，扭曲身體和生活中常見物品，亦是陳餘生畫作中時常出現的元素，如上述作品拼接鮮艷色塊，組合出形如雙腿的圖案。

黃熙婷指出，這些看似抽象的元素背後，反映陳餘生對於現實生活的不安。生於1925年的他，成長於二戰，家境並不富裕，年輕時沒有追求藝術的機會。他早早投入工作，在「大東電報局」



「明天會再來：陳餘生藝術展」是畫家自2020年逝世後首個回顧展覽，由黃熙婷 (右) 擔任策展人，陳餘生的妻子周淑芬 (左) 擔任展覽顧問。(黃志東攝)

擔任接線生，憑努力成為認證工程師，輾轉油繩、呂宋、香港，從事海底電纜工程。直至1968年，42歲的陳餘生為舒緩前妻患癌帶來的憂鬱，入讀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開設的藝術與設計文憑課程，自此踏入繪畫行業。在他的作品中，常見反戰及對生活的擔憂。例如在1990年代科索沃戰爭期間，陳餘生的創作深受戰爭影響，許多作品暗喻戰場荒涼及亡魂處處。他在1999年作品《烤過了頭》中，用黑白塑膠彩繪製一塊「烤爛」的多士，表面佈滿半月形狀的空洞，形若骸骨，又似烤焦的頭顱，乍看駭人，又令人不禁聯想到戰場殘酷，人體如烤過頭的多士，脆弱而痛苦。

抽「像」刺感受 文物汲靈感

1973年，陳餘生首次舉辦個人展覽，他向媒體形容自己的風格是「phylosym」，融合了「哲學性 (philosophical)」和「象徵性 (symbolic)」。他認為抽象即是將畫中的「像」抽去，剩下個人感覺。因此，繪畫對他而言，是直抒胸臆的媒介。對陳餘生的妻子、藝術家周淑芬來說，這「將具體的東西轉化為純粹的抽象」的風格，正是陳餘生作品的獨特之處，「在1960、70年代，以山水花鳥蟲魚為對象的水墨畫最重要，即使是油畫都注重寫實」。因此，陳餘生抽象風格的作品一度被視作「怪咖」。

在同期畫家着眼從現實取材之際，「怪咖」陳餘生將目光放在過去，從原住民藝術與古代文物中汲取靈感。從西方的愛斯基摩符號、非洲洞穴壁畫，到中國的古代青銅器、剪紙皮影及懷素書法，陳餘生醉心其中，探索圖案於造型背後的文化意義，並提取入畫。周淑芬說：「他喜歡這些元素的簡潔與淳樸，亦喜歡這些元素後展現出來的隨性與自然。」

隨着時間流逝，在抽象藝術風靡的當下，陳餘生的繪畫風格逐漸被大眾接受。有人將他充滿象徵的風格評價為「童趣」，但周淑芬認為，「風格不是自己想畫就畫出來的，而是一種不斷演變的結果。如果硬要用一個詞概括風格，風格就變作「衰格」」。

探索小畫家 立體畫引人「鬥雞眼」

1989年，陳餘生卸任大東電報局職務，全職投入藝術創作。他與周淑芬合辦「文苑畫院」，盼望將自創的「前後虛實明暗形色質感十五字真

言」言傳身教。然而，儘管彼時陳餘生已在藝術界有所成就，甚至獲得英女王頒發 MBE 勳銜，但他的藝術教育事業，開始得並不順利。周淑芬回憶，在1990年代的香港，藝術教育並不普及，「有錢有時間會讓小朋友去補習，最多學彈琴，極少有人專攻學畫畫」。因此，兩人到街頭派傳單，希望吸引家長與小朋友。周淑芬笑稱，「當時我笑他，『拿 MBE 勳章仲要喺度派傳單』。」

「每一位藝術家一定都是一個敏銳的人，無論是對於顏色線條還是周遭事物。」周淑芬說。因此，畫院初期的困難並未使陳餘生感到挫折，反而讓他在與不同背景的人接觸時，敏銳覺察到「這套教育方法是行得通的」。

覺察挫折，再敏銳轉變。這樣的生活哲學貫穿陳餘生的人生。千禧年後，中風和切肺使他身體轉差，無法再似從前般自由作畫。但他沒放棄繪畫，而是在古籍之年開始探索新的繪畫媒介——微軟「小畫家」。

由畫布到屏幕，由實體至數碼世界，陳餘生的創作元素變得更加豐富。他利用小畫家以像素 (pixel) 構成畫面的特點和電腦顯示屏的特質，嘗試在作品中加入更多視覺元素，和觀眾「玩遊戲」。比如，在2009年的作品《雙重焦點》中，陳餘生創作了一幅「立體畫」——畫面左右兩邊極其相似，但角度略有不同，觀眾通過「鬥雞眼」，可以使兩邊重疊，看到立體效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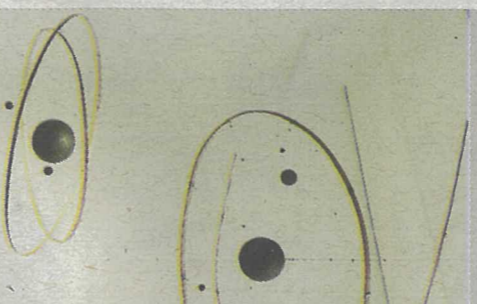
周淑芬表示，陳餘生的作品不止一種解讀方法，盼觀眾透過展覽感受每件作品中獨立的生命力。黃熙婷說：「陳餘生的創作與生活態度都無法用一個詞或者一句話去概括。他的作品跨越時代、跨越媒介。」她希望通過展覽讓更多觀眾領悟：「各種經歷都未限制到他的藝術創作。只要足夠努力、足夠熱忱，藝術創作並不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情。」



明天會再來：
陳餘生藝術展
日期：即日起至9月29日
時間：周二至日
上午11:00至晚上6:00
地點：麥禮賢夫人藝術館
(金鐘正義道9號)
網址：reurl.cc/RqoZjg



《漂泊的荷蘭人》是梵志內的最後指揮節目之一。(Desmond)



Celestial Equilibrium 展覽 (1



天與海樂章 世界級 van Zweden) 率領香港港樂成爲世界頂尖樂團後，他再次以音樂會形指揮《漂泊的荷蘭人》，監前的最後指揮節目之一(日)，可坐在香港文化牛受詛咒、永生漂泊海洋的獲得救贖的故事。享譽 (Jennifer Holloway) 飾演厄運的珊塔，船長則由 (Mulligan) 飾演。管弦樂人猶如置身波瀾壯闊的法國竹雕藝術家 Laurent 品也在中環10號贊普里步入他的 Celestial Equilibrium 球」懸掛半空，就似走宙。"Lo"說：「宇宙是我引和排斥、張力和約束、它最壯觀的展示。我的作平衡和能量。」多年來，性，加工竹纖維，圍繞環卻平衡的雕塑。本來堅硬柔軟，在空中悠揚，微塵動。原以爲如此協調的屬過精密計算，但"Lo"說會考慮雕塑的美學和最終術，他便會停手。剛與身時體現在作品之中，交錯 #苑志登 #漂泊的荷蘭人 #Laurent_Martin_Lo #C